

「海都之星」與我
第七章：打吡馬賽日前夕

2009年6月5日，打吡馬賽日前夕

我不喜歡坐長途飛機，不只是因為我身高超過一米八，蜷縮著久坐不舒服，而是長途飛行留給我太多時間清醒頭腦，沉思事情。這次從香港飛往倫敦希斯羅機場（Heathrow），是我出生二十七年以來最痛苦的旅程。因我的靈馬「海都之星」成了打吡大賽的寵兒，我開始計較他的成敗得失。葉森打吡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平地賽，亦是英國經典賽事第二關（Blue Riband of the Turf）。



打吡大賽，英國經典賽事第二關



英女皇每年都會出席打吡日

我緊張焦慮，身負眾望，擔心比賽失利，只好用名人哲思來安慰自己。聖人有雲，過程重於結果。



我緊張焦慮，深恐辜負眾望

為了參加這次打吡大賽，我提前兩日到達倫敦，入住位於倫敦騎士橋（Knightsbridge）的文華東方酒店。



倫敦騎士橋的文華東方酒店

打吡日，所有入場男士都必須身著英式長尾禮服（morning suits）。母親想讓我去倫敦禮服專賣店度身訂做一套合身的禮服，但我喜歡我行我素，所以還是照著大學友人的建議去柯芬園（Covent Garden）的苔氏兄弟禮服店（Moss Bros）。這店有現成禮服出租或出售可立時提供我喜歡的禮服。



葉森打吡日，所有入場男士都必須身著英式長尾禮服（morning suits）



穿著禮服的王儲查理斯出席葉森打吡日

之後，我在騎士橋區一帶購物，重遊故地。入讀卡斯商學院的時候，我與媽媽及姐姐曾一直住在騎士橋區，直到我在2008年完成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才離開這裡。我取得這個榮譽碩士學位，滿足了母親對我學術成就的期望。



騎士橋區，購物天堂



卡斯商學院大堂

我在奧蘭多生活的時候，姐姐嘉心正在巴黎修讀法律，但她後來發現律師這行業不適合她的個性，所以決定與我一起前往倫敦修讀商科。母親為了鼓勵兒女勇往直前，也來到倫敦陪讀，照顧我們的飲食起居。我曾花費了五年時間苦心鑽研高爾夫球，所以重返校園對我來說是一項艱巨的任務，但對飽覽群書的嘉心來說，讀書卻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。



經常埋首書堆中的嘉心，在哪裡讀書都能取得優異成績



家亮一向都是按步就班

為了打發時間，我去觀看電影《終結者》。但時間還是龜爬般過得緩慢。唉，我開始後悔沒有等到星期五的大賽前夕才啟程來這裡的。



《終結者》

回到酒店房間，我看了幾場溫布頓（Wimbledon）網球賽。雖然我精通高爾夫球，但也享受打網球的樂趣。母親自小便鼓勵我和嘉心儘量學習不同技能，她自己更是名副其實的「萬能女士」（femme a tout faire）。



母親鼓勵我們儘量學習不同技能



母親是個「萬能女士」（femme a tout faire）

談到食物，我就不敢苟同母親的意見了。我愛吃披薩餅，喜歡哈洛德（Harrods）有名的比薩餅店。



騎士橋的著名百貨公司哈羅茲



披薩餅，我的至愛美食

當天晚上，我與「海都之星」的團隊成員一起用晚餐，其中包括來自愛爾蘭國家種馬場的約翰·克拉克和他的太太莫妮卡。「海都之星」在愛爾蘭國家種馬場的出生和成長離不開克拉克的照料。一起用餐的還有「海都之星」的練馬師岳斯和他的夫人卡特林娜，席間當然還少不了我來自巴黎的老師及朋友，李思博，讀者應該還記得，他是「海都之星」母親「海都市」的練馬師。



與中國客戶一起用餐

約翰·克拉克是愛爾蘭人，愛爾蘭人言談必及天氣，這是他們民族言談時必聊的話題，不過此時坐在他眼前的這位中國馬主也正關心這一問題，因為「海都之星」將於星期六下午出戰葉森打吡，而雨天將使他的表現大打折扣。



期盼著陽光普照

愛爾蘭頂級練馬師岳斯，堅決表示只有在硬地上，「海都之星」才能發揮出最佳表現。二十年前即 1989 年冠軍馬「納希溫」(Nashwan) 一個月內連勝了堅尼及打吡二場不同距離的大賽，從那以後，便再沒有馬匹能再創這樣的記錄。倘若我的「靈」馬要成為第一匹創造出與「納希溫」(Nashwan) 那樣成就的賽馬，想在一個月內連勝出二場不同距離的一級賽，那他就一定需要有

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才行。



「納希溫」是二十年來唯一勝出2000堅尼及打吡兩場不同距離一級賽的賽馬

實際上，「海都市」於1998年誕下的雄馬「天文學家」已經是打吡冠軍馬了，「海都市」作為一匹純種母馬已是成就非凡。我只是覺得有些不祥的預感。席間我忽然問坐在對面的專家們，「曾有多少純種母馬能生下兩匹打吡冠軍馬呢？」聽了我的疑問，克拉克和岳斯嚴肅起來，暫時撇下美酒佳餚專心作答，回答說，雖然他們沒有一百年前的記錄，但近一百年來只有兩匹母馬曾分別誕下過兩匹打吡冠軍雄馬。



一百年來，就只有Perdita II及Morganette曾分別誕下兩匹打吡冠軍公馬

不錯，賽馬一直被譽為「皇者運動」。這兩匹傳奇母馬其中之一，屬於英王愛德華七世（King Edward VII）。1896年，當時還是威爾斯王子的愛德華便憑藉Persimmon勝出打吡大賽，並於1900年憑Diamond Jubilee再次勝出打吡。這兩匹馬都是由St Simon和母馬Perdita II所生。



英女皇的曾祖父英王愛德華七世於1896和1900年兩度勝出打吡大賽，兩匹小馬均由公馬Saint Simon和母馬Perdita II所生 (同父同母所生)

另一匹傳奇母馬Morganette的經歷聽起來比較接近我們的例子。她所生的打吡冠軍Galtee More（1897）和打吡冠軍Ard Patrick（1902）同母不同父。同樣，「天文學家」的父親是「鞍匠井」，「海都之星」則是「十字灣角」，但兩匹馬都是母馬「海都市」所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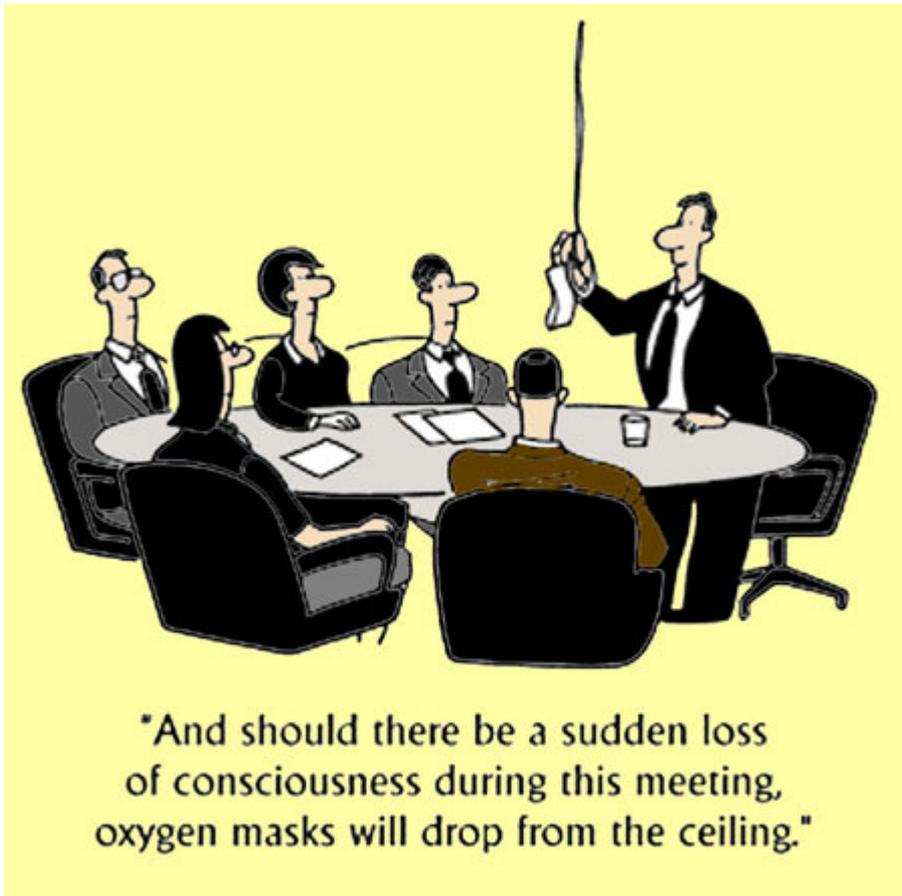
於1998年誕生的「天文學家」，是「海都市」和「鞍匠井」的後代



於2006年誕生的「海都之星」，是「海都市」和「十字灣角」的後代

明天「海都之星」能否成為下一個「納希溫」（Nashwan）呢？或者「海都市」能否與英王愛德華七世的Perdita II一樣，後代中有兩個都成為冠軍馬呢？上天可否待打吡大賽結束後才下雨？

打吡賽前夜，大雨傾盆



賽前居然大雨傾盆！在打吡日前夕的餐會，我幾乎需要氧氣面罩才不至於昏倒。